



遇见川姜

◎陆忠华

从黄海之滨到中国家纺第一镇，我倍感亲切，一样的方言，一样的风土人情。

川姜，是一个天道酬勤的地方。川姜，由川港与姜灶合并而来。港字，代表着先民出海谋生的闯劲；灶字，反映出前人煮盐为业的艰辛。港与灶的背后，闪耀的是川姜“敢为人先、永不言弃”的精神，也正是这种精神，激励着一代代川姜人守正创新、不断前行、创造奇迹。

川姜，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。认真翻读张春华先生送来的《江花》杂志，我发现川姜不仅是家纺之乡，也是文化之乡，不仅走出了张嘉佳这样的大家，也有着一群笔耕不辍的文艺创作者。他们执笔挥毫，以《江花》为媒，让外界知晓川姜的文化底蕴，让大家了解川姜“敢为、敢闯、敢干、敢首创”的发展原动力。

川姜，是一个传承红色基因的地方。七月一日，我有幸观看了反映陆志浩等烈士们生平的启海话方言剧《志气浩存》。这场剧引人入胜，场景变换中，我仿佛穿越到1947年，先烈们无畏牺牲的坚毅眼神，敲击着我的心弦；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真挚情怀，坚定着我的信念。时光重回2023年，我想，在川姜工作，更要传承好先烈们一切为了人民的诚挚初心和无畏向前的顽强意志，努力向“我将无我，不负人民”的崇高境界看齐。如此，方能不辜负前人抛头颅、洒热血捍卫的川姜沃土；方能在“川由千涓聚，港发万里船”的光辉背景中，平稳驶向星辰大海的万里征途。

遇见川姜，真好。这是一方孕育希望、生机勃勃的沃土，是一方成就梦想、创造财富的乐土，是一方精神富足、文化富有的热土。我这个新川姜人，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三点感悟。

一是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”。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一代代川姜人民通过辛勤打拼，过上了如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。回望当初，先辈移民而来，围垦造田、纺纱织布，这一路筚路蓝缕，从无到有把家纺产业做大做强，做到了全国第一，全球瞩目。这是川姜发展的傲人成绩，是川姜人民谋幸福的丰硕成果，也是川姜拼搏精神的生动写照。

二是奋斗是持续不断的。习近平总书记说：一切伟大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。川姜人“敢为人先、永不言弃”的精神特质，我们必须传承好，来不得半点松懈。要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，到人民需要的一线去，到发展需要的地方去，敢试敢闯、敢为敢当，善解“无解之解”、巧作“无问之答”、勇闯“无路之路”，交出一份仰不愧于天、俯不忤于人的历史答卷。

三是持续是需要付出的。收获固然使人感到满足，但付出本身，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要乐于传承先辈们“甘天下之淡味”的朴素情怀，无须去想川姜能获得什么，要常自问能为川姜发展留下些什么，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，找寻个人价值的提升。要牢牢把握“走在前、做示范”的丰富内涵，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川姜新实践的道路上知重负重、挥洒热血。

祝愿《江花》杂志越办越好，成长为川姜、通州、南通，乃至长三角的一朵美丽之花、文艺之花。



候鸟家园

◎丁雪梅

角色对斟

◎杏林

斟，是老家的方言，读 tiao (上声)，在我的家乡是妇孺都说的一个字，比如，在菜市场，一个买菜的老太会说，这个茄子不好，重斟一个；某个同学坐在原来的座位不合适，请老师帮斟个座位。用这个字比其他任何字都来得准确、直白，所以，在这里我就用上这个题目了。

那天上午，我到图书馆办事。停车之际，一名穿着灰白僧袍的光头男子凑到车窗边，弓腰与我说话。我以为他要问路，将车窗打开了一半，没听到他说什么，我问一句，你说什么？他很主动地走到车的左边，并示意我把车子停妥。

我下车的时候，他就一直站在我的身边，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跟我说。果然，他开腔了，我看你的面相，你的家庭很幸福。我说，是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时常耳闻一些僧人假借帮人看相乘机敲诈的事。所以，我简短的回答其实是不想让他继续黏我。我一边疾走一边锁车，刚才他的欲言又止让我感到他的动机不纯，我急着想摆脱他。他又说话了，我是普陀山的，你去过普陀山吗？我最近就在狼山。我边走边说，去过，我有亲戚，哦，朋友在那里呢。我这是说的真话，我的老家有很多人就在普陀山。我故意这样说，其实就是想告诉他，你就不要想在我的身上再作努力了。他说：“我这里有一个开了光的菩萨给你。”他一边说一边把一张印有菩萨的画片塞到我的手里。我接过他递过来的画片顺手放进口袋里，一边不停步地往图书馆门口走。我已经明显走到他的前面，他说，你不能空缘。我没有空搭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他继续说，你不能空缘。

我在思考着到了图书馆之后的事情，也不理解空缘是什么意思。他接着说，你看看有没有零

钱，你不能空缘。他原来是要我花钱买他的那个画片了。一边走一边思索，我的钱包里是否有零钱，我的裤兜里也有几张百元的钞票，如果最近用了现金或许有几十块钱的零钱。但我不能确定，我已经好久不用现金了。

从听来的那些真实故事里我知道，这些所谓的僧人如果被他们黏住，不把你身上的钱掏空是不肯罢休的。若干年前，我听朋友建讲了一个真实的往事。说是参加一次旅行，同行的江(我认识的)，在某个深山的寺庙里落在队伍的最后，一个僧人把他拉到旁边，神秘兮兮地叫他买高香，江在迟疑的时候，这个僧人说他的儿子不久将有不幸，接着僧人又是一连串的危言，让江十分为难，只得花钱买高香为儿子消灾，江先是掏了1500元钱……建说，我在殿子里的时候也有僧人叫我请高香的，我是没有理会。许是第一个僧人拉江到旁边让他脱离了大队人马，许是第一个出马的僧人猜测江儿子的情况有点对了对了卯眼，其他僧人也上来继续他们的“推销”……等到同行的人转过头来看江的时候，江刚刚出殿门，其时江的脸色十分可怖。后来的整个行程里，江一直闷闷不乐。后来两三年，江得了重症……我一直认为寺庙里面这些僧人其实不是真僧。

我总在想着怎么接招儿，我想着请他出示度牒，甚至还想着把他递过来的画片还给他。不过，此时我孤身一人，如果这个时候跟他惹出什么过节来，吃亏的一定是我呀。再说，我现在把一辆新车就停在路边，如果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在我的车上搞些恶作剧，那我吃的亏不就更大了吗？我之所以把这个僧人想得太坏，那是因为他的头上没有戒疤，还有就是他的身上除了僧袍之外没有一点僧人的影子。

我不想跟他啰唆，拉开包，在包里翻开钱包，我的钱包里确实没有零钱，干脆捧出一张百元面额的

钞票。

接到钞票的僧人立刻满脸堆笑，没有施礼就转身离开了。

走到图书馆门口的时候，我才想起竟然忘了戴口罩。

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得手的僧人已经在跟另一个拿着长串佛珠的僧人说话，看到我往回走，他们立即分开，那感觉就是他们是不该交流的。得手的那个僧人跟我搭腔，你就是刚才给了一百元的那个？“那个”后面没有加上施主，让我更加确信他的虚假身份。这次是拿佛珠的僧人对我实施骗术了，他快步靠近我说，你真该买点高香。我吃了一惊，这帮假僧居然跟朋友建讲的故事如出一辙。我回话，不啦，现在正忙。说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打开车门，拿出口罩立马锁车。

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厌烦，就驴下坡地说了一句，你很忙？我说，当然。我自始至终没有看他一眼。然后，他停止了纠缠，我轻松地去了图书馆。

图书馆北边江宁路上的这类人有五六个，其他的几个人也没有对我形成包围，于是，我有了这次成功的逃离。晚上，我坐在书房，思考这两个假僧为什么会对我网开一面，也许是我先给了第一个僧人超值的支付，就给了一个告诫：彼此尊重吧。也许是我说了有朋友在普陀山让他们有了顾忌，生怕我当即联系在普陀山的朋友让他们露了馅儿。或许，我对他们的这个伎俩了解，我的言行已经表现了对他们的不屑。

著名社会学家许倬云说，中国人将宗教情绪及有关仪式都融合在日常生活之中。江其实就是把宗教与儿子当时的日常生活挂上了钩，他的表现泄露了他的心慌，而这一切正好被假僧捕捉到了，于是，便乘机对江进行了诅咒和敲诈。

我终究没有揭穿他们的欺诈行为，我感到自己与那些僧人的角色来了一次彻底的对斟。

